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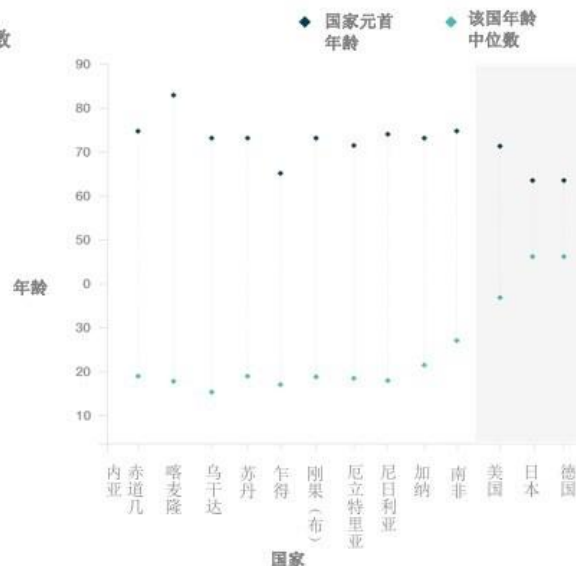
非洲：下一代，希望和国家

许多年事已高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他们所领导的年轻人口之间的年龄差距十分显著：非洲国家元首的平均年龄是 65 岁，比欧盟现任国家元首或参选的美国总统的平均年龄要大十岁左右。自下而上的人口压力无疑正在影响着政治领导人对公民需求的反应方式，这是化险集团风险地图（RiskMap）分析中长期强调的一种趋势。

罗伯特·穆加贝是非洲最年长、在位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他现在已被迫退出津巴布韦的政治舞台（正如我们在 2017 年风险地图中预测的那样），现在正是探讨政治领袖们如何应对这些压力，以及谁将在下一代中脱颖而出最佳时机。政治过渡可能令人不安，但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预测和应对政治过渡影响是企业 2018 年及今后成功的关键。我们已经确定了未来一年需要关注的的五大关键权力变化。

| 国家 | 国家元首年龄 | 该国年龄中位数 |
|--------|--------|---------|
| 赤道几内亚* | 75 | 19.6 |
| 喀麦隆* | 84 | 18.5 |
| 乌干达* | 73 | 15.7 |
| 苏丹* | 73 | 19.6 |
| 乍得* | 65 | 17.6 |
| 刚果（布）* | 73 | 19.7 |
| 厄立特里亚* | 71 | 19.4 |
| 尼日利亚 | 74 | 18.3 |
| 加纳 | 73 | 21 |
| 南非 | 75 | 26.8 |
| 美国 | 71 | 37.9 |
| 日本 | 63 | 46.9 |
| 德国 | 63 | 46.8 |

*已经掌权二十年以上



由改革家变成的独裁者

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在 1986 年的就职演说中宣称：“非洲、特别是乌干达的问题，是由那些过度恋权的领导人造成的，他们令开脱罪责、腐败和政治资助滋生蔓延。” 31 年过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已经成为非洲大陆第三任总统

的典范。自 2000 年以来，15 位非洲领导人试图通过修改国家的宪法来废除总统任期或年龄限制以保持执政地位。考虑到任期限制以及实践中应的其他政治竞争原则，他们的行为揭示了名义上的民主制度是可以被操纵的。那些决心推进其统治的领导人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达成不成文的协议，以促进少数政治、商业、军事或民族精英的利益，以此作为继续掌权的手段。

与穆塞韦尼一样，穆加贝的政治意志也让他统治了 37 年。津巴布韦最终略显混乱的权力过渡预示着许多人将有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但是，将国家从债务拖欠的泥潭中解救出来，并解决公共部门亟待改革的艰巨任务将在 2018 年正式开始。现年 75 岁的埃默森·姆南加古瓦自独立以来担任过政府高级职位，他几乎不代表领导层的代际轮替。人们对穆加贝下台的支持将会给姆南加古瓦的领导风格带来多大改变仍有待观察，而选民很快就会有机会对他们的第二任总统发表意见，选举将于 2018 年举行。

共识候选人

权利过渡并不一定要那么混乱。在一党专政制度中，执政党的首选方案是选择一个不具威胁性的共识候选人以平衡党内不同派系的利益。这一逻辑认为，一个共识的候选人将帮助该党弥合在继任纷争中出现的分歧，并保持其在政治领域的主导地位。尽管这样的候选人例如埃塞俄比亚的海尔马利亚姆·德萨莱尼、莫桑比克的菲利普·纽西、安哥拉的若昂·洛伦索等，将其当选归功于党组织，但他们的行为往往比预期更大胆。在数月的暴力抗议之后，海尔马利亚姆已经召集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在 2016 年 11 月对他的内阁进行了重大改组，以增加种族多样性和技术官僚。在他试图扩大自己的支持根基的同时，权力也在执政联盟内部转移，这是一个充满着稳定风险的困难重重的发展阶段。

鉴于前总统若泽·爱德华多·多斯桑托斯执政 38 年，安哥拉在 2017 年的总体变化是巨大的，但该国庞大权力结构内部的变化预计将会缓慢进行。然而，洛伦索已经证明愿意挑战多斯桑托斯王朝，免除前总统女儿国家石油公司领导的职位。他还承诺解决主导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经济体的垄断问题，为 2018 年对政策环境做出更大的变化和改革铺平道路。

家族王朝和花花公子总统

印象中，家族成员被任命为接班人是该地区近期权力交接的关键。在很多地方，如果你想当总统，需要具备的资格主要是正确的姓氏。王朝继承制对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来说是保护家庭财富和影响力最有效的手段。但他们正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人们对那些把国家当作为私人敛财工具的家族的不满正在增强。在西非，自独立以来的 57 年里，多哥已经被纳辛贝家族的成员把持了 50 年，而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在 2017 年底震撼了整个国家。在其他地方，持续的任人唯亲之风给政府的善治造成了隐患：赤道几内亚的花花公子副总统特奥多罗·奥比昂已被指定接替他的父亲，继承这个被腐败所困扰的国家。

循环的领导人

在 2015 年尼日利亚总统竞选活动中，穆罕默杜·布哈里称自己为“重生的民主党人”。布哈里曾在 1983 年至 1985 年间短暂担任过军政府领导人。在此期间，他由于拘留反对者、压制媒体和驱逐 70 万移民而在人权问题方面臭名昭著。30 年过去了，布哈里集中的领导风格和愿景没有像他的许多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产生影响。商业仍然面临腐败风险，过时的经济政策导致资本管制以及使投资望而却步的进口禁令，政治和宗教团体之间经常发生的暴力冲突令人担忧。

鉴于他在 2017 年因医疗原因休假，布哈里的健康状况是影响接班人动态的关键因素。只要他足够健康并开展一场可信赖的竞选活动，即使在其他地方的支持下滑，布哈里仍然很有可能在其西北竞选基地的帮助下在 2019 年再次获胜。如果他的健康情况不容乐观，这场选举将会有更多的角逐者。实际上，政治角逐者都是由国家的选帝侯精心设计，这些人拥有雄厚财力和影响力的资深政治家。即使是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国民的平均年龄也远低于 20 岁，要想获得足以使这些关键权力掮客信任的政治资本仍然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此外，单靠政策和改革成就是不够的。宗教和种族政治将在候选人的挑选和选举过程中发挥明显的作用。

▶ 南非副总统兼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西里尔·拉马福萨和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库夫利



人民公仆

当置身于对社会与经济的漫天牢骚中，原本对商业友善的政府可能会转向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策，做出财富再分配的承诺。对于公司而言，贸易、进口货物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是最棘手的问题。在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库夫利已将干涉主义政策延伸到采掘领域，快速跟进了三项有争议的新采矿法，允许坦桑尼亚取消和重新谈判合同，并强制公司服从新的监管制度。在试图确保坦桑尼亚从其自然资源中得到他认为最划算的交易过程中，马库夫利正在冒着吓跑外国投资者的风险进行高风险的赌博。

与此同时，南非“激进的经济转型”议程也助长了对外国商业利益的敌对论调，加剧了不确定性并导致了更为实质性的政策改革。尽管对市场更为友好的副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在接替总统雅各布·祖玛成为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竞选中战胜了前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恩科萨扎娜·德拉米尼-祖马，但执政党内部在竞选活动中暴露无遗的分裂在 2018 年不会很快恢复。化险集团预计，拉马福萨将在 2018 年初在该党将奋力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有可能就有关党和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件推动内部调查，但他这样做的能力将受到党内 6 大权力掮客和 80 人组成的国家执行委员会之间权力平衡的挑战。国家执行委员会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中的最高决策机构。两者都因内部有拉马福萨和祖马的支持者而出现分裂。因此，我们看到在诸如采矿许可证和核采购等关键问题上的政策不确定性和停滞将延续至 2018 年。



微信扫一扫，欢迎关注化险集团微信公众号